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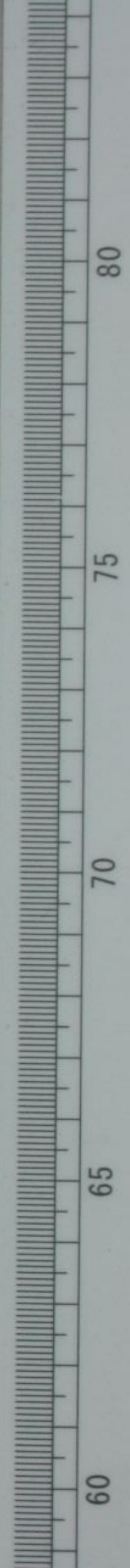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義字集
五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9



1695
19

明 治 廿 四 年 新 年 鑄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龍徽宗皇
帝書飛王
履吉書

近世偉人傳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怪物幾年潛涸池敢求有
 力掃清沂蜿蜒一夜憑毛穎
 捲以風雲天外飛



天柱
 地簞
 自立

近世偉人傳
清人奇人集題字
三
清生氏

維 賴 綱
尊 三 綱

寔 毅 命
道 義 為

近世偉人傳
清人奇人集題字
三
清生氏

裴亭曰吟
棋叟書正
勁奇適似
古人以是
弁卷首足
以慰偉人
之美靈矣

之根

吟梅拜題



睡花仙史偉人傳余既為
題二十字於卷首己丑之
春將出東京書來謂五
編成再索題字是書於

近世偉人傳
清人黃以林題字
風教頗有關係乃摘取
失信國語以副作家之
意時游歷播陽寺于
海山行館黃超筆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序
蒲生子闇撰近世偉人傳第四編
成以授余屬為第五編敘余曰第
五編何如曰尚有待也坐有客難
之曰蒲生君仰屋著書終歲顛

類惟文藻之是務顧不能與時變
通取功名博富貴而沈默寡察有
適于此豈所謂識時務者与且蒲
生君後事于此才數朞耳而為
傳多至數百日本人才果若是

之盛邪余曰不然孔子謂三人行
必有我師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况于二十萬人民之眾五千里
疆域之袤哉夫所謂偉人者不
必其達官貴人也說文曰偉奇

也凡一材之美一技之能一行之善
 而為人所驚為喜者皆得以偉目之
 若子之言是直以達官貴人當之
 其解已誤而如司馬遷班固范曄
 書所列儒林酷吏游俠佞倖滑稽

春山曰皆
 可刪三字
 以籍客口
 而于聞之
 書與古人
 並傳矣妙
 甚々々

日者龜策貨殖外戚獨行方術逸
 民列女之倫皆可刪矣然乎不然乎
 語曰莫為之前雖美大弗彰莫為之
 後雖盛弗傳以余觀之蒲生君一
 人見聞精力有限雖使終其身皇

近世偉人傳

清國朝公侯序

六

蒲生氏粹

聚亭曰快

皇以圖懼猶不給庸詎止于是編
乎由是客芒然自失不復能以再詰
遂書以為第五編序而拭目俟之

大清光緒十五年夏秋黎庶昌日拜撰



知君文采久無儔
世道人心更隱憂
不似汝南評月旦

近世偉人傳 清國李公侯是言 卷七 清生氏校

祇將標榜借時流
下筆蘭臺不自休
棄官閑世感蟬蛸

駁亭曰辛卯春予赴李公使招飲於芝山紅葉館始接鳳眉酒間請賜拙著題詞公許之至八月公遭母喪歸國乃贈此詩而去可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矣

陳華趙孔皆堪敬

用陳元龍答高卧何妨
陳季弼語

百尺樓

近世偉人傳 清國李公侯是言 卷七 清生氏校

近世偉人傳 洋國李公傳是言 八 蒲生氏校

蒲生子閣以近世偉人

傳十編藁本見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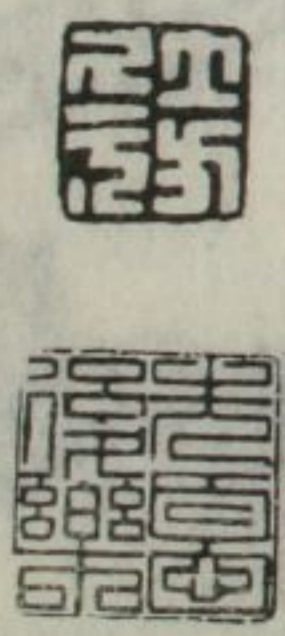
黎公元韵奉題二首

李經方

又曰李公使以居喪之故不用朱印云謹慎可想矣

聚亭曰余曾與士方君同驅馬車觀櫻花於小金井既已廿年矣今以其書并拙著亦憶舊歡也

近世偉人傳 望 國 紀 人 秦山人題



近世偉人傳 夷冬夏画 九 蒲生氏校

錢岑曰渺々天街度
 斷鴻亭々凉月板橋
 通明河有影微雲外
 清露無聲萬木中



近世韋人專

馬兔齋題寺

卅

南生天辛

近世傳人傳

金步是西

九

清生氏楫

臨三閣圖

己丑秋日寫
 錢岑渡邊米治
 圖



駁亭曰馬君紀州之碩儒也其所著紫園十五絕曾入天覽云今此一律亦係其筆且盡余近況多々謝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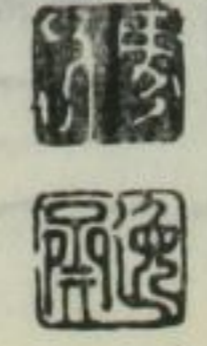
祖橋西畔卜精廬門外恒停長者車

仰望高標靖國社俯臨森邃繞城渠

闔家兒女富奇貨滿腹文辭發緒餘

志在濟時膽如斗諷箴一古幾編書

贈蒲生子閣 七十四叟馬逸齋



駁亭曰跋文當在卷尾今便覽觀置于卷首

西學尚而漢文衰幾有狂瀾莫挽之

勢有志之士為之太息殊不知西人之好

學者亦喘焉以不能漢學為嫌

余游歐西七八年見英法德奧諸國

之書院中必設漢文一科詢以何用則

謂方言亦人生所必需愈多能愈美語

蓋知文字語言亦氣運所成豈可因

近世華人專 青人錢氏跋 十一 蒲生子氏序

盛衰而輒欲興廢由人哉蒲生子階漢
學家之挽狂瀾者也明治維新後罷
職家居以著書自任所著書皆偉人傳
編屢益無窮多以孝弟忠信為本
是為海外漢學真傳祖述山陽之後
不數觀人知蒲生為偉人傳而不知蒲
生之自傳者亦正在此他日尚西學者

駿亭曰余與錢參贊交有年矣其人溫厚真君子人也緒餘善書畫曾為余畫雙梅又贈自畫牡丹團扇一柄輝妍可愛此文雖溢美亦知已之言也

舍膚淺考實際始知漢學之不可或
廢則蒲生之傳人而所以自傳者豈
僅在文字筆墨間哉
光緒十五年冬錢德培跋于東京節署



近世偉人傳

清人錢氏跋

卷二

蒲生

芝山紅葉館讌集席上揮毫。

聚亭曰岩谷君敏才滑警頗似東方朔又曰黎公使此句足以為偉人傳題詳矣

青天白日放歌行。為蒲王先生。梧竹。梧竹翁封子。閣為天青。白日王巖谷修奉。青天白日慣傲王侯。孫君異加評。何期紅粉佳人地。竟有青天白日王。黎庶昌注。

右庚寅三月三日。芝山紅葉館讌集席上。梧竹翁為余揮毫。蒲生之生。草艸似王字。諸君因戲書其後。如右。所謂善戲謔不為虐者。乃悉存錄以誌當時盛興焉。云。青天白日樓主人自識。

又曰成瀨君書法妙乎天下而其詩可誦又如此可高也

樓帶長濠吟趣清。青天白日光明。欽君椽筆多功績。羅列奇人勵後生。明治辛卯冬日寄呈

聚亭先生青天白日樓成瀨大城拜稿併書

芝山紅葉館讌集席上揮毫 十二 蒲生氏棟

聚亭曰山
田君詩清
新妙趣得
諸天與時
流用僻典
奇字瞞愚
俗者迥別

著述惟微筆硯靈無心正
笏立朝廷高樓日與偉
人為準擬遺山野史亭

趙師秀詩云才退難微筆硯靈元好問詩云
永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

加賀 山田長宣拜稿

東京 成瀨大城家書



聚亭曰張
君詩有奇
趣迥與時
調異

近世偉人傳題詞
蒲生倜儻非常士早賦閒居俗念
除宇內偉人歸月旦名山著述樂
何如
青天白日續虞初肯讓相如賦子
虛一自山陽既歿後奇人未見見
奇書
十萬瓊思義自新雞林重比鄰

近世偉人傳

清長尺八夏寺

古

南三入

珍董狐擅盡千秋美東國曾經有
史人撐霆裂月手海邦士庶爭傳
一代假非讀破書千卷庸有經天緯
地文

光緒十五年己丑秋日

南皮張文成



柳澤信大書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序

聚亭曰韋庵博學強記著書身為吾畏友今寵贈此大作真拱壁不啻也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序
史之有傳自史遷始。史遷之前如尚書春秋則姑舍焉。左傳國語主記國事。而其於各人言行不能詳也。戰國策專記謀將說客之事。奇計名策列舉不遺。而亦未能具悉其一人一生之事也。及遷作史記本紀世家之外。別立列傳。自卿相將吏以至刺客滑稽之徒。苟載于史籍。存于口碑者。搜索而網羅之。寫以雄壯奇拔之筆。風采宛然。凜有生色。使後之讀者已知治亂興亡之跡。又詳觀前人言行。想見其為。人有所鑒且戒焉。史之能事至此而畢矣。班史以下皆取法於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序
柳澤信大書

此遂為史之一體。歷代正史無不有傳也。然古今人物之盛。史氏固不能一一傳之。故其美事偉蹟漏于史筆者。則學士文人特立之傳。以貽後世。於是歷代忠臣義士。名公鉅儒。高人逸士。孝子烈女。以至夫亂臣賊子之事跡。並存同傳。善無所沒。惡無所遁。千載之下。以勸以懲。其裨補名教者大矣。老友蒲生子閻。尤長史筆。頃著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徵序於余。我邦國勢世道之變。莫甚於近世。偉人畸士之輩出。亦莫盛於近世。而史氏未有立之傳者也。適有之。亦未能旁索而徧舉也。子閻深恐偉蹟埋滅。考于遺書。問於

故老。拮据經營。積成十編。其報前人而惠後學也。可謂厚矣。抑子閻所謂偉人者。我邦之偉人也。宜以邦文傳之。而必用漢文者。何也。蓋二國文章。各有所長。風調流麗。嫻雅有味者。漢文。不及邦文。氣骨雄健。淋漓有勢者。邦文。不若漢文。今欲記偉人事蹟。以激厲人之志氣。捨此採彼。固其所也。且我邦正德享保。以還。漢文日盛。以至嘉永安政之際。鉅工名匠。鬱勃林立。論道明義。道古談今。躋乎韓蘇之堂者。不乏其人。如明清諸家。殆瞠若乎其後。當是時。道之與文。實在我而偉人。畸士之眾。雖由邦俗之美。抑斯文與有力。

裴亭曰洵然々々

近世偉人傳

百有壹卷序

十五

清室氏林

駁事白肉
食輩不思
至此何也
吁

近世偉人傳
馬維新以來天下之士爭講洋學自非至篤好無復
用力於漢文者道之與文既在我者亦將失之不及
今之時而救之則八家之續將安從而求之哉六經
之蘊將何由而究之哉子聞有深慨于此因傳偉人
兼示漢文之法焉世之讀者潛心熟讀既詳其事蹟
又玩其文辭則不啻感發其忠孝節義之心其於作
文之法亦思過半矣

明治廿五年清明節

韋葦岡本監輔拜撰



近世偉人傳序

慶元以降文教大闡鴻儒碩學接踵而起而其記之
者原念齋東條琴臺先哲叢談前後編角田九華近
世叢語是也然叢談專錄文儒叢語體倣世說其能
為文人烈士立傳者獨有近世偉人傳而已偉人傳
者吾友蒲生君子聞所著也子聞慷慨有氣節能文
章嘗官於朝無幾就閒得專力於私史子聞素抱豪
邁雄放之氣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千言轟々鞞
々如迅雷破山奔流決堤而駿馬脫羈勒不復可律
之以繩墨也幕府末運干戈紛擾慷慨激烈之徒輩

島田篁村
曰抑揚頗
挫無限風
神讀歐文
數百遍始
有此妙趣

近世偉人傳

蒲生君子

卷一

蒲生君子

裴亭曰獲此佳篇拙著生輝多謝後半感慨處尤妙使人歎歎不已

出至中興際。魁壘倣儻之士。乘風雲策功勳。人材之盛。蓓蓓於慶元。故子聞之書。畧於古人。而詳於近人矣。夫以子聞之才。不能致力於當世。徒仰棟而沈吟。是不可不嘆哉。然子聞之史。卓然可傳。將與原角田諸家。聯鑣而馳。亦何慕軒冕。求顯達哉。明治初。吾與子聞偕為史官。徜徉于玉堂金鑿間。是時意氣豪壯。以為功業可立就。而今幾何時。葛巾野服。栖遲衡門。偶與子聞談舊恍如隔世。嗚呼。吾進則不能為國家建大策。退則不能著必傳之書。如子聞顛毛種種。將老矣。豈能不對卷而惆悵哉。然尚有一片耿耿於胸中。

者欲起古人與之論。子聞亦無笑。吾狂猶故乎。

友人省軒龜谷行拜撰

○訪網亭蒲生君席上賦呈。用昔年北遊唱和之韻。北海逢君論詩律。劇談縱橫散壹鬱。豪遊樓指已廿年。流光電激何甚疾。爾來夢寐時見君。纏綿之思久彌密。喜君雄飛駕青雲。堯天舜日磨節烈。試取舊詩從頭吟。想見當年落魄心。卞和空逢三刖謗。萬鎰羨玉少人欽。大風一朝開雲霧。海內無人不知音。我來見君照橋夕。酣飲話盡舊時適。更喜絲毫無城府。真率依舊吐心赤。嗚乎。吾生於世。斥鷃耳。蓬蒿雌。伏何

裴亭曰余與筑山交三十年矣此詩余官翰林時來訪所贈今獲之篋底不忍弃錄以存舊誼焉

近世詩人傳 頌詩 大 蒲生氏 贊

足惜。慚愧朝經暮史勞。孤負男兒身七夕。

北總 辱交 筑山小貫德拜具

○奉呈聚亭蒲生先生併乞正。

先生久住。狙橋頭。密竹疎桐。臨碧派。半穗書燈。通萬古。一枝史筆。自千秋。掛冠閉戶。避塵事。凭几呼杯。銷隱憂。好與偉人。論出處。青天白日。卧高樓。

上毛

相川親篤 謹題

贈蒲生子閣。

世爭鵠說部。鄙瑣那堪數。佳人兼偉人。兩傳獨千古。康寅王正。 台南湯川元愷拜稿

聚亭曰相川生。在余門久矣。既歸為村民。所推選在職。遙貽此詩。無何而歿。真可惜。又曰。余辱台南君知卅年于茲矣。今既亡。可勝痛惜哉。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題詩

○聞子閣友兄頃頻罹凶厄。賦以弔慰。小山朝弘。蒲子衛道業。鉛槧幽能得。聞微能顯。但嫉姦。衰瞞一世筆。誅凜然。不得免。孝子貞媛。又忠臣。其人雖異等。偉人。天下快讀望。嗣出。足為頹俗持。彝倫。誨蒙誘善。仁者志。其理宜。應無沴崇。何圖昊天不保佑。荐覲凶。閔。汎涕泗。筆硯潤。利蓄過千。托在南市鉅商廬。々。舖一朝遭傾覆。雲煙消滅。何因緣。無乃老奸巨猾受。譴責。暗逞怨憤。降奇厄。君不見顏子之夭。尼山窮人間。禍福本夢々。請君執正。忘禍福。益務著述。無窘束。轉。

為災厄精采加長與古賢繼芳躅

孫君異曰此事僕未有所聞今讀春山先生詩亦不禁為之太息矣收語勸慰交至我亦云然請作達觀可也

○庚寅歲和小山遠士見弔慰

蒲生重章

一世兀々老鉛槧懶與時輩爭榮顯好揮史筆誅姦諛護謗囂々竟難免咄哉鷓班多具臣撫仕恬如林下人誰與國家同休戚匪躬未見稷卨倫我修私史寓微志鬼神頻々降禍崇余慎無辜天不佑喪女喪姊獨悵泗畜特豈其致三千賣文微利貯高廛奸猾

春山曰鷓班諸公多有別墅巡遊幾無虛月非林下人所企望

近日閉塵戶一金不返是何緣宏懷吾豈苛刻責笑比黃楊閏年厄吁嗟乎人生一世事無窮鬼神消息總夢々不須區々說禍福但喜此身無拘束百尺樓頭日呼杯尚友古人脫塵躅是歲余新築青天台白日樓

小山春山曰子闇忠厚其人如青天白日而頻遭厄害天道是非真不可解但史筆直截姦慝無所遁罪則退之所謂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者乎然是退之一時寄言遁辭非確論要之吉凶禍福委之天命而我正吾行事而可矣君子復奚疑孫君異曰收筆曠達不減元龍氣象之豪具此胸

襟乃可處世。

鱸松塘曰。當鬱結無聊之際。出此奇構。自非胸懷如海。安能辨之。

○聞子闇遭騙失財。作詩慰之。鱸彥之拜稿。

吾黨蒲子天下才。齷齪世事不介懷。平生嗜酒又好客。一飲輒傾三百杯。酣餘揮筆不構思。滔々千言任手裁。况復史學該三長。偉人傳就已十回。一編鋟版世爭購。書券累々積成堆。猾高售利巧相誘。一朝乾沒飛燼灰。但見蕩然無餘蓄。恰似參元遇火災。蒲子談笑色不沮。突兀新築百尺臺。日招諸友飲其上。不

松塘曰其才既不可及也其量豈敢可望也哉

容頃刻空尊。壘豪來更唱謫仙句。千金散盡還復來。孫君異曰。鱸君為江東老詩人。聞名已久。今讀大作。情真語快。的是名家。他日當由蒲生君介見之。

○和鱸彥之見慰問詩韻

蒲生重章

任他時輩笑迂才。竒利浮名不役懷。一生但願身康健。異書翻架酒凸杯。磊塊澆來興鬱勃。忠孝偉蹟入筆裁。意氣慨慷持世道。微旨隱然誅姦回。書就年々上梨棗。哀然已見帙成堆。海內志士幸愛讀。皆云筆氣動心灰。賣利稍々貯高店。聊備不虞盜火災。何圖猾高恣攘奪。傲然深匿避債臺。諸友聞之贈詩慰。快

語使我倒金壘水到渠成何足患天理否往則泰來
孫君異曰快人快語想見胸次之高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何足介意真不愧青天白日樓主人也
又曰次韻不見痕迹尤徵才力之大

○余聞子闇大雅罹失金災厄欲作一詩弔之而子
闇豪快襟度不毫為之患得諸友弔篇賡和不已
由失金聲價倍高則不可弔可賀也因一篇以賀
之余亦往歲值北陸銀行
社攘金故篇未及之 豐島毅拜稿

人弔子闇失財貨我獨賀其不屈挫鉛槧儲金一千
餘奸商攘奪惡尤太子闇曠達班馬才闇幽顯微偉

春山曰古
勁簡與結

傳堆瑣少災禍何介意筆頭愈欲誅姦回因災為賀
柳子厚窮約守德勉朋友遼東之帽節義高財貨外
物不可守卜地新築百尺樓豪氣不除元龍儔擾々
世界眼下看穿竇踰牆狗盜稠吾亦嘗被銀社誑幾
許賞金歸泡水焚溺拯救向誰求更見人情薄如紙狡
智能欺仁人仁人被欺益見仁九段坂下俎馮宅
藹然德風蔽四隣笑坐樓頭舉大白有時揮毫會吟
客慨世意反與世遺于花于月風流劇

○聚亭記 古道人總生寬敬題
其志尚可欽其文藻可誦者於古人適有之而其人

構造語無一可議
拙軒曰吾兄評友人的切精確不讓徐巨源友評若此篇其尤切者

可其文未為至其文可其人未足稱往々是已况今人乎已有可取焉則必亦有可議焉者聚亭挂冠以後不復顧仕途更興學舍其教人善成其材著書皆莫不益于世資于道其行實屋漏戒慎其文學博厚淵泉而不敢近名聞詩云衣錦尚絀聚亭善獲聖經之旨於其身者也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例言

一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刻成是為義字集第五編於
是仁義兩集二十卷完矣乃書管見于卷首以告
讀者

一先生立傳之微意往々在其家世履歷外讀者若
拘々焉求之于其家世履歷上則是亦矮人觀場
痴兒說夢也

一山水之勝有奇崛者幽峭者深邃者曠敞者平遠
者文亦然編中此諸勝莫一不備深乎文者自知
之小黃輩留心焉而讀之則於學文之法思過半

后得曰信
史寓意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凡例

十三

蕭生氏粹

后得曰子
闇之鍾子
期及在海
外

一古人曰。不具才學識三長。不可以作史。此編一讀。則其三長躍々于紙上矣。清國黎星使嘗與先生筆談曰。尊著偉人傳。層出不窮。實將來之史料閣下。謂之柱下史。可也。誠然。

一方今人心澆薄。見利而忘義。風俗頹敗。年甚一年。是以先生用意專在茲。諷刺警戒。痛哭唾罵。滑稽笑謔。百方以醒世。亦鄙叟似好辯之類也。

明治廿四年辛卯古仲秋於有為塾。

石原參伍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目錄

上卷

帆足鵬卿傳

據履歷書并其文集口碑

中村惕齋傳

據和文傳并墓誌

平野金華傳

據履歷書并墓誌徂徠文集與人某氏口碑

佐藤牧山傳

據其令息所示書類文抄并目擊

鷺津宣光傳

據履歷書并其遺稿目擊

鹽田三郎傳

據履歷書墓誌行狀

水野忠倚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箕作阮甫吳黃石傳

阮甫據今村了庵所示履歷書黃石據其令息所示履歷書

高松保郎傳

據岩谷誠脚話并諸子贈文口碑目擊

孝子某傳

據觀林院大僧正話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目錄

十四

備註

下卷

西鄉隆盛傳

據履歷書并其和文傳薩州重野君所親聞隆盛話

篠原國幹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那珂梧樓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月形詳傳

據福岡縣殉難錄并口碑

左座義直瀨口善和傳

同上

宮津某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宇野醴泉傳

同上

臼井六郎傳

據門生大島鶴話及新聞紙

河波有道傳

據同國人竹中邦光手錄

文輝女史傳

據女子日東及目擊

逸見十郎太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池上四郎傳

同上

上滄浪傳

據其人說話及目擊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五 目錄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帆足鵬卿傳

鵬卿名萬里。帆足氏。其先出自少納言清原正高。正高坐事流于豐後。生四子。其居帆足鄉者。因以氏焉。其子孫兼永者。仕日出藩。四世至通文。為大夫。娶菅沼氏。生三子。鵬卿乃其第二子也。長子通信襲父職。鵬卿以文學登用。為國學教授。擢為大夫。固辭不得。命就職。即摘發姦賊。釐革宿弊。布治期年。國用饒足。然嘗謂人云。滕薛之政。治雜米鹽。已非老拙所能任。

羽峯曰非徒讀文字者

近世偉人傳

義集第五編上

蒲生氏

不久當自退。居五歲。遂致仕。營免裘於西崦。作西崦記。其略云。去市十餘里。酒醬養生之具。皆不易致。諸生來學者。築室山下以居。亦麤食菜羹而已。余老且病。猶偷廩祿。為公家費。其來居此。意就閑曠。茅茨采椽。僅蔽風雨。但苦高寒。如朱考亭雲谷記所稱。非骨強神王。者不能久居。鵬脚容貌魁偉。天資穎敏。強志從南豐人。脇蘭室學。深湛經術。作原教。以論聖人立教之旨。作原名。以辨釋老異端之學。合名曰入學新論。古賀洞菴極稱之。其於算數。不學而能嘗從二宮兼善質疑而已。又讀西洋書。作窮理通十餘萬言。其

后得曰似魏水叔隱翠微峯

羽峯曰天擬之才

羽峯曰有識之言
劉子貞曰見得高說
痛快

序略云。西人之學固精矣。然其人推魯。且於算術。或有未究。故測驗之所不及。精微之域。其言往往晦而不明。鬱而不發。大塊之所以生。星行之所以成。側圓地球之廣狹。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氣二質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氣息。是窮理之尤大者。其說率皆支離乖繆。不可以不辯也。夫人之始生。與鹿豕群。猿狖之與居。然以其有神明之智。有先覺者出。立厚生利用之道。設孝悌彝倫之教。郁々乎其盛矣。又曰。西洋之為國。其俗妖惑迷亂。其人剛愎不仁。唯利之視。未嘗知有聖人之教。而君子尚有取者。何耶。夫鷄司

羽峯曰使
鵬卿見今
日之狀其
謂之何
后得曰以
鷄馬用洋
說始無弊
今之用者
尊於師父
噫

又曰務其
本

晨而老馬知道鷄馬之智非勝人而上之也彼固有
所長稟之于天也故君子之取于西洋末技曲藝亦
鷄馬之用云爾學者或悅其蹟而儀之是已非國家
立防之道而舍華之夷亦不免春秋之誅也其卓識
如此龜井元鳳贈其著蒙史乞校正鵬卿頗有所指
摘元鳳喜曰知我者獨帆足子而已鵬卿亦贈書謝
曰示所著蒙史四卷詞義深奧幾不可句宛乎高周
之文也不以僕寡陋棄使校正僕不自度過有指摘
足下不以為罪褒寵備至使人慚惶無所容何其厚
也其教門生以忠信為主務作文章云不作文章學

近世儒人傳
義集五編上
蒲生氏

又曰真是
君子儒

后得曰風
旨深切

屬辭無以明經義嘗作孔子贊曰叡聖天縱尚稱好
學况在中庸不假彫琢貞亮執節匪雜匪駁人之有
倫師斯先覺恒禁弟子門生讀老莊異端戰國策及
小說院本凡可以壞人心術者其嚴正又如此雖既
致仕遭事輒獻言忠謹諤々始終如一云嘉永五年
壬子六月以疾歿年七十有五
善諷子曰鵬卿居高寒窮境而年過古稀著書等身
豈非所謂骨強神王耶又旁邃乎西學而知所取
捨以其學有根柢也今之從事於西學者盍觀而取
則焉

近世儒人傳
義集五編上
蒲生氏

南摩羽峯曰。鵬卿之學方正誠實。可謂善學聖賢之道者矣。安得起之九泉。使救濟方今之頹俗。劉子貞曰。經濟文章。鵬卿兼而有之。然其卓識處。非庸人所可及。

岡田后得曰。猛御緒餘又善詩。西崦雜詩一云。春及西疇雨乍晴。已看耒耜勸深耕。彩禽喋々挾雌起。黃犢牟々隨母鳴。荷篠丈人多識面。橫經孺子未諳名。極知癡老無心力。漫捲遺編乞後生。宛然陸放翁。

中村惕齋傳

惕齋名之欽。字敬甫。通稱七左衛門。晚改仲二郎。惕齋其號。以號行。京師衣服店中村甚左衛門子也。幼而慧。父書雜字數十而教之。輒記而不忘。隨問隨答。或舍乳指之。長而從一道士受四書。遂崇信儒道家。設祠堂。造三世木主。薦之為弟子。講四書五經。並有定說。著筆記若干卷。其他有入學紀綱。大極圖說。筆記。孝經集解。近思錄鈔說。西銘筆記。追遠疏節等數十部。晚年不剃須髮。謝絕世俗。題詩其肖像云。利名雙字。胡為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耆耄。棄材。悞世計。考

后得曰仁厚如此可真儒

又曰真詩非方今詩人輩假飾強言之類

又曰古之人古之人可以諷貪徒無耻之

槃林曲永言娛。初惕齋家甚富。家宰潛盜其財。親戚相議欲訟之。官惕齋獨不肯。曰：以吾財陷人於死地。不仁甚矣。不若失財而貧也。竟止之。從此家產日落。纔給衣食。亦不少悔。平素不識物價。不算金錢。其淡於財利如此。學術德行。世與伊藤仁齋並稱焉。元祿十五年以疾終。年七十有四。

善諷子曰：惕齋生長于市井。而不知營利。畢生說仁義。其書滿家。貧於財。而富于道。真儒矣哉。

重野成齋曰：簡勁。辛卯四月湖心亭席上。

劉子貞曰：輕財重義。是非將聖賢之道。悟透世味。

看穿者。不能至此。

岡田后得曰：方今多姦黠貪利。不知廉耻者。以為智用之。偶有輕財重義如惕齋者。乃罵為愚迂。不足用矣。而國之元氣在此。而不在彼。長於國家者。宜猛省焉。

村山拙軒曰：市井之人。而有此温厚君子。是間氣也。所著經說諸書。嘉惠後學實多矣。今也白面書生動曰：此等邦人之書。不足讀。一概抹殺。而其實不得一知半解者。比之是也。噫。

平野金華傳

金華名玄仲。字子和。通稱源右衛門。平野氏。金華其號。東奧人。奧有金華山。因以號焉。幼而孤。長學醫於江戶。既而從物徂徠學儒術。為人任俠磊落。日夜豪飲。客至。擊鮮極驩。家為窮乏。架無異籍。僅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等抄本數十冊而已。而才鋒犀利。文詩恠竒驚人。徂徠恒寡所許可。獨竒金華。謂服部南郭輩曰。未嘗見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守山侯世子賢而好學。師事金華。遂舉為儒臣。手錄其文上梓。行于世。及其死。諡曰文莊先生。命南郭誌其墓云。金

劉子貞曰
於此可見
金華存心
之厚
羽峯曰亦
善諷

劉子貞曰
人生行樂

華一生貧窶。而畜一妾一僕十八猫。鄉人詰之。金華曰。妾侍于酒。于寢不可。一日一夜無也。僕則買酒肴掃門庭。亦不可無也。猫則誅黠鼠衛室厨。亦不可無也。鄉人曰。先生之言誠有理。然一猫而足矣。何用十八猫。金華曰。本是一猫。子孫繁殖。至于此。是亦吾家之吉祥。豈忍洗之哉。子欲忍洗之乎。不仁亦甚矣。其人莫以答。盖其鄉僻陋。有洗子之惡弊。故諷之也。嘗衣妻衣。賀佳節於君前。人視而大笑。金華曰。吾衣既換酒。故借妻衣來。何不可之有。不少顧。南郭嘗送金華序。有言曰。子和東奧一竒士也。滑稽不窮。人々不

世傳
義集五
五
清生氏

耳須富貴
何時金華
其得此旨
歟

近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上

六

清生氏

能屈之。蓋實錄也。享保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以疾歿。年四十有五。

善諷子曰。金華豪飲滑稽。玩弄一世。豈淳于髡東方朔之流。亞耶。方今士風佞媚。巧宦驕吝。未嘗見如斯人也。噫。

南摩羽峯曰。金華所為。一夕出人意料。雖非中正之道。亦足以誠當今浮靡佞媚之風矣。

劉子貞曰。金華貧而樂。是得君子固窮之旨。故雖狂。亦不失其正。

島田篁村曰。金華學術文章。在物門未為高第。而

其人則磊落可愛。但其事跡。先哲叢談所載外。不甚傳于世。得此一傳。遺事昭著。此亦發潛闡幽之一端。

豐島洞齋曰。金華豪飲自放。不諂屈於富貴。其一妾一僕。取家事之適而已。其十八猶見尚生。夕發育也。其穿妻服。示不事衣服也。其愚弄禮俗如此。孔子所謂狂簡之徒乎。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上

七

清生氏

三十一傳
清生氏

佐藤牧山傳

后得曰牧
翁寫真
又曰大耳
笑容乃壽
相

牧山者尾張中島郡山崎村人也。名楚材。字晉用。佐藤氏。牧山其號。以號行。一號雪齋。為人樸直而謹慎。方面大耳。常帶笑容。不修邊幅。怡々接物。平素危坐。讀書。雖盛夏。燼々之時。未嘗晝寢。初從鷺津松蔭。及河村乾堂學。年十九。慨然欲以儒成家。負笈東遊。江戶。訪大沼竹溪曰。為儒何如。竹溪曰。宜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牧山然之。乃入昌平黌。師事古賀侗庵。研究經史。往々徹夜不眠。寮中目曰鰥魚。居有年。出黌。會寺門靜軒將去。駒籠勸牧山繼已講筵。乃下帷。駒

又曰儒生
遭遇可罕
見

籠名聲稍顯。尾張僖公召列儒官。懿公時為侍講。至玄同公。粹待殊渥。進小納戶。格班物頭。問諮以國事。牧山感激竭心。啓沃治效。休明闔國。被澤蓋牧山與有力焉。公喜讀老子。牧山進講。又作國字解。進呈。公大喜。置諸坐右。賜金若干。及自画贊老子以酬之。既而兼弘道館總裁。尋為督學。無何奉命歸。尾張督藩校明倫堂學事。士庶爭入其門。及藩廢。講經城南。弟子益進。來聽者恒數十百人。名聲大顯。文部省特賜硯及六國史。賞其教育之勞云。晚移住東京。為斯文學會文學講師。明治廿一年齡八十八。門人故舊張

近世偉人傳
長集五編
補遺

后得曰盛事

又曰亦盛事

又曰不匿人善

又曰持論先獲我心

壽燕于江東中村樓招飲諸名流余亦與焉牧山有詩云開銅一笑汝為誰衰影驚人雪滿髭伏勝傳經吾豈敢陶潛愛酒或同之聖明何幸逢今日老朽從他異昔時最是謳歌林下好鳴々隨意頌雍熙先是高島嘉右修釋典招飲斯文學會文學士是時余始見牧山牧山謂余曰頃者觀君記茶理寧演戲摹寫巧妙使老夫親觀其戲多謝々々因俱論文知其精文也其持論曰詩三百篇尚矣姑置之於晉則陶淵明唐則杜子美宋則陸放翁明則高青邱清則王新城是吾所取則也文則韓柳然甚高古不易遽及須

又曰善用人言

又曰韻語

先自歐蘇入後讀其集立言精確用筆簡淨果不負其言矣其少也善擊劍其師永井軍太郎謂曰藝之精者不兩能故人之立身在一技多岐則亡羊牧山然之乃廢擊劍一意從事文學遂成大儒廿四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終于家壽九十有一牧山究經之餘旁通諸子尤邃乎老子其獲高齡蓋亦有得乎老子云所著有中庸講義一卷周易叢說十卷律書私記一卷清朝史略十二卷牧山樓文詩各二卷善諷子曰牧山齒德並崇譽望軒々而擊毘曲拳謙々接人不知者視其樸直謹慎之風以為村野翁也

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牧山之謂耶。

也下脫耳
字
后得曰多
少感慨

又曰。牧山一老儒也。而君用之。則治效休明。闔國被澤。嗚乎。我輩亦儒生也。若遭遇得時。豈不可格。君濟世乎。古人云。官卑者稷。高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誠然。為之絕嘆。

劉子貞曰。牧山與余曾有一面之識。其人溫厚可敬。故能得享遐年。

豐島洞齋曰。余晚與牧翁相識。翁時年八十。蒼顏華髮。德貌藹然。不言而知其一身為德克符也。每

月一次。余與翁及根本通明。共講經於佐竹侯邸。翁雖少聾。而講論辯析如壯者。其學雖主洛閩。又溯而參考於漢晉古註。唯務不謬經旨。曾無拘泥。貫穿百家。善詩作文。可謂一代儒宗也。今此講筵存。而翁亡矣。余每上筵。即思翁於戲命之有數。雖長而不出百年。德之無窮。萬斯年可不勉乎。岡田后得曰。文亦樸茂。想見牧山之德貌。

卷之七 人傳 重光傳 十一 蒲生氏

驚津重光傳

重光名宣光。初名監。字文郁。稱九歲。號毅堂。尾張丹羽郡丹羽邑人。系出于神八井耳。命之裔。丹羽縣主稻萬侶。其後裔有為驚津地頭者。因氏焉。曾祖幽林。以文學仕。妙法王府。祖松隱。父益齋。並博學。碩儒。重光幼穎敏。好學。受訓家庭。畧通經史。益齋歿。將奉遺命遊學。母磯貝氏戒之曰。吾家祖先。以文學顯。中而微衰。汝當誓圖再興。慎勿忘。不然。我不子。視汝也。乃手剪紅白帛。縫結之襟上。以為志。重光拜泣而別。時弘化紀元甲辰年。甫弱冠。遂抵伊勢。執贄於猪飼敬

春山曰磯貝氏實賢母重光亦不愧為其子矣

所留學二年。乃去遊江戶。入昌平黌。與藤森弘庵。小野湖山諸賢周旋。作為文詩。高推時事。當此之時。海警方棘。重光乃抄魏源聖武記名。聖武記採要私刻。以領同志。幕吏欲中以法。重光乃避之房。終既歸。應久留里藩。聘受十口糧。時嘉永癸丑歲也。或謂重光曰。久留里小藩也。不足以展驥足。宜更仕尾張藩。我能為子圖之。重光以義謝之。安政甲寅。下帷于泉橋。北集徒教授。自號泉橋外史。文久中。上書痛論藩政。不報。遂致仕。既而徙于三線溝。藤森弘庵故居。生徒稍進。無何有尾張藩侯之召。重光欣然曰。吾今處士。

續編 補遺

也可以出矣。况父母之國固可以盡力。即日戒行李。余往餞之。重光酒間賦詩贈余。有故人休恠揚鞭疾。使我平生報國心之句。赴藩為侍讀。賜廩米一百五十苞。無何加賜五十苞。轉教授。尋為督學。賦詩八首以紀恩。郵書示余。有買骨千金。應有意。喋然休議濫恩光之句。其優待可想。方德川將軍之奉還大政。詔召藩侯為議定官。重光扈從在京師。聞母病篤。告暇馳歸。則已瞑矣。乃服喪。侯特令起復。重光再上京。是時朝廷雖得政權。財賦未入。國用不給。將課之列侯。而德川氏提封最大。因命侯就諭之。侯適罹疾。乃

使老臣成瀨隼人正代往。重光隨馬。舊將軍奉命。而麾下兵在伏見者激怒。事且不測。重光乃以順逆利害諭其長吏塚原但馬永井主水等。乃歸京。復命實慶應。戊辰正月元日也。越三日。伏見變起。東兵敗走。舊將軍棄浪花城。船走江戶。侯請歸藩。乃誅姦臣。通江戶者。重光有參贊之勲。因增賜廩米百苞。侯奉勅勸鄰藩勤王。重光又與有力焉。是夏東賊侵入甲信境。侯出征。重光從焉。既平。朝廷徵重光拜權辨事。明治二年春扈從。車駕幸東京。其秋轉大學少丞。尋遷登米縣權知事。時兵荒後。士民未得所。且秋

霖驟冷。五穀不熟。重光竭力救濟。闔縣得免飢餓。三年夏。叙正六位。無何。免官。是歲。朝廷賞諸功臣。賜藩侯祿一萬五千石。侯分一百五十石。以賜重光。賞其輔翼之勞也。四年辛未。拜宣教判官。既又歷官權大法官。五等判事。官廢而罷。又起為司法少書記官。列東京學士會員。十五年秋。病胃卧家。就陞司法權大書記官。叙勲五等。賜雙光旭日章。十月五日。疾病。特旨叙從五位。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八。初。重光之卜居於泉橋也。其名未著。貧甚。將遊甲州。以余屢遊甲州也。請為之先聲。余乃作書付之。其為權辦事至

春山曰交
誼之厚

東京也。再逢於城中。拊掌相慶。既而余罷官。著近世偉人傳。重光評之。又約為之序。未成而歿。可勝痛惜哉。重光脩面而隆。準秀眉如瑞芝。於書靡不涉獵。而尤邃乎三禮。及莊子。韓非子。自言所得乎師傳。如莊韓二書。殊有別解。與世儒多失迂者迥別。其文詩自成一家。又善書。所著有薄遊吟艸一卷。毅堂集若干卷。親燈餘影四卷。已刊行。金仙吏私記一卷。乃其年譜。吟艸乃房總漫遊中所作也。

善諷子曰。余甲寅歲寓下谷長者街。距重光家僅二十步耳。故日夕相往來。又勸田村翠崑入其塾。翠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卷上 蒲生氏

嵩甲州人。迨重光遊甲州。頗能為之。計畫維新。初翠嵩為徽典館教員。後患眼。就醫東京。重光與余往訪。其病於旅館。可謂貴而不忘其舊者矣。嗚乎。此其所以能奉母訓。以揚家聲也歟。

春山曰不
可無此照
應

重野成齋曰。真實而無夸辭。傳親朋舊故。當如此。徐少芝曰。子聞取友。不失忠孝之人。是可法也。小山春山曰。重光學術文章兼優。加有事業如此。真不忝所生者。其不保長壽。不獨重光之不幸也。劉子貞曰。筆々叙重光寔事。無一字一句粉飾。

鹽田三郎傳

三郎名篤信。號松雲。舊幕府醫員。鹽田順菴第三子也。初冒宮川氏。幼慧敏。稍長。勉學。兼習武技。屹如成人。安政三年。順庵奉命移住北地。三郎隨行。時年甫十四。從函館奉行栗本藝州。修漢學習英語。譯官名村五八郎。受佛學領事館譯官。佛人某。學業日進。函館奉行擢為通辯御用。給俸七人口。金五十兩。時年二十一。從米國鑛山教師某。巡視北海全道。文久三年九月。召還江戶。十月。為外國奉行支配通辯御用。會兄宗叔病死。三郎為嗣。復姓鹽田氏。慶應元年五

后得曰他
日為公使
之基本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卷上 蒲生氏

近世偉人傳 卷五 上 古 蒲生氏村

月奉使英佛兩國。三年二月轉任外國調役。尋遷外國組頭。既而幕府奉還大政。是時三郎從德川將軍在大坂。及將軍還江戶。辭官寓橫濱。以洋學授生徒。明治三年四月。朝廷徵補民部省奏任出仕。謹慎奉職。歷任民部外務少丞。大丞。少輔。諸官。以至特命全權公使。叙從三位。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伊太利西班牙露西亞白耳波斯諸國皇帝亦並贈勳章。二十年赴任清國。以疾薨。年四十有七。三郎為人肥皙。天資穎明。豁達而謹慎。以其通外國事情。自幕府時。以至仕天朝。屢奉使海外。英米魯佛無所不至。嘗

劉子貞曰
儒雅風流

洞齋曰詩
味淒絕五
稜郭戰餘
人讀之則
為奈何感

三。謁英國女皇。莞爾曰。三郎卿又來邪。何其壯也。平居好文雅。善繪畫。有暇則掃絹素。花卉翎毛。清艷逼真。其石狩客舍一絕尤真摯。可誦。詩云。征戰故人終不歸。多情羈客淚沾衣。五稜城下新秋夜。碧血化為螢火飛。又愛馬。能馭悍馬。馳驅自在。雖鞭異產。莫不如意。其升朝。未嘗乘車。又嗜酒。嘗罹肝病。醫戒飲。一日親友來飲。三郎強獻酬。鑿診脉曰。君破戒乎。曰。會故舊來。因勸杯。而少嘗。醫憤然曰。若友進鴈。則君能飲之乎。三郎大服。終身不復飲。其謹慎蓋如此。善諷子曰。余辱三郎二兄宗叔大樸之知久矣。而三

近世偉人傳 卷五 上 古 蒲生氏村

右得曰用心周到

郎則但有一二面識耳。頃者其令息孝太郎學於余。示其先人履歷。又招其家。示其自清國所齎書畫。因詳知其人俊傑通時事。好文雅。立之傳。以希望孝太亦能謹慎立身。不辱其先人。且酬宗叔大樸之知云。豐島洞齋曰。自本邦外交開。帶全權公使任。航于萬里外者。頻々然。而其往來間。三謁英帝。受溫言如鹽田公者。蓋為少也。其務外交之勤。而專心於國事可知矣。唯天不假之壽。不得盡其技能。是可惜也。文報善會高下知限。則亦未改。其也。劉子貞曰。鹽田君屢使外國。頗得交鄰之道。語曰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鹽田君其得此旨歟。

岡田后得曰。鹽田公使一生謹慎。能任使事。半途而薨。可惜也。昔者諸葛公謹慎。而受漢帝之遺詔。為相國。謹慎之德大矣哉。

又曰。公使尊大人松園先生傳。出于仁集第四編。宜參看。坂谷朗廬評之曰。彙議之著。蝦夷之行。益于當時。延及今時。則其積善餘慶。發於三郎君也。而其餘慶。又發於孝太郎君也。必矣。君其勉旃。

水野忠倚傳
義集五卷上
清生氏本

水野忠倚傳

后得曰余尚及見忠倚讀之肅然起敬
洞齊曰非有燃犀之明不能察

水野忠倚稱作左衛門。舊村松藩士也。事雄心公。食祿二百石。歷任誓御。監察參政。至執政。增食七百石。為人剛直。忠謹。身材魁梧。有威儀。天保十四年。有稱天朝公卿來寓村松者。傲然弄權。凌轢近隣。至於某列侯路遇之。而避匿。封內人民尊崇之。呈財物乞書和歌者甚眾。其從者亦藉主威。或騙取民財。忠倚時為監察。探偵知其為偽。命捕吏縛之。下獄鞫訊。數月不屈。既而知其為封內見付坊民某子。呼其父證之。彼辭始塞。遂罪決于死。適瘦死人。服其明察安政二

之

后得曰誠然々々

又曰霽天霹靂

年丁卯十月四日。江戶邸急報達村松。云去二日夜地大震。邸內宮殿悉崩壞。君侯幸無恙。君夫人歷傷。生死未審。闔藩愕然。參政以上相會議之。或曰急報太簡。俟再報。決議東行。忠倚時為參政。前席曰。急報雖太簡。主君遭非常之變。則確矣。為臣子者。豈可悠悠。俟再報乎。臣則欲狂奔東行也。諸君盍疾決東行。滿座為感動。以為然。々當時執政老臣因循姑息。無處變之識。依違不決。遷延送日。已而雄心公賜暇歸藩。聞群臣無狀。大怒。急行黜陟。擢忠倚為執政。忠倚感激。遭遇。誓圖報效。釐革宿敝。獻替匡救。不安寢食。

近世韓人傳
義集五編上
七
翰生氏本

洞齋曰此
段文勢雄
勁如百川
東注懸泉
瀉下非此
筆力不能
敘此事態

當是時。雄心公既告老。在村松。英賢公嗣。萬延紀元。七月。患脚氣卒。公子直張君尚幼。雄心公憂繼嗣事。曰。非忠倚無可以托大事者。乃急命使如江戶。謀繼嗣事。會忠倚卧病。聞命慨然曰。君事方急。為臣子者。當斃而止。乃力疾東行。遂立左京君為嗣。闔藩始帖然。忠倚輔左京君。仍在江戶邸。是歲九月。雄心公亦卒。於是同列嫉忠倚功。忌其勁直者。讒謗嗾々。及任滿。歸鄉。謗益熾。忠倚知事不可為。乃致仕。同列無復所憚。破古制。任用親戚。志士箝口。諂諛成風。忠倚家居。見藩政日非。憂憤不能自遣。一日。招弟下野勘

后得曰多
少苦心

平謂曰。余熟觀天下之形勢。有大亂之兆。而吾藩上下宴晏。不知國家百年之大計。政事憤々。人心苟且。一旦變起。何以當之。然則講究文武。興起士民。明示大義。以一新藩政。非今日急務邪。余既不在其職。末奈之何。竊思吾君侯親族。堀雲州幸在幕府要路。為若寄余將東行。就而謀事。有所為。子在村松。竭力啓沃。勘平曰。謹諾。忠倚乃托澡泉。告暇直東行。謁堀雲州。條陳藩政積弊。乞藉其助力。釐革之。雲州感其忠誠。諭以相助之意。忠倚大悅。約其處置。而歸。無何。罹疾。自知不可起。招子弟遺言曰。我憂吾藩政之非。既請

近世韓人傳
義集五編上
藩生氏

后得曰大丈夫

堀雲州之助力將有所大為而未有一事成功而死。是天命也。汝等能繼吾遺志他日有事變勿使闔藩誤方向焉。已而左京公遣使問疾忠倚力疾正坐拜答容儀如平生臨易筭尚詢々說國事不一言及其私云實文久二年壬戌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一。後三日有司追咎其嘗謁堀雲州告國事不許白晝行葬儀且減其祿。纔存其後忠倚於擊劍銃砲馭馬之技皆窮其蘊奧亦喜讀書史時々就通家堀祐元講究國典及明律初忠倚之縛偽公卿也人或危而謂之曰若非偽公卿則子將如之何忠倚笑

又曰快々

又曰天道好還

曰屠腹以謝焉耳然豈有天朝之公卿而漫遊鄙邑騙取愚民財者哉子其勿為我憂焉其剛直如此善諷子曰忠倚歿後六年王師入村松其二子但見倚繩等躍然曰成先人之遺志正在于此時糾合義徒擁立雄心公第二子直弘君歸順遂保堀氏宗社則忠倚亦可以瞑矣夫

劉子貞曰忠倚有大志未得遂而歿此項羽所謂天之亡我非忠倚不力於藩政也

豐島洞齋曰往時黑田家內變有老臣栗山大膳者辭祿捨家晝伏夜行私抵江戶懇於閣老郎終

靖難全主家。舉世稱其忠鯁。如忠倚。其剛直廉正。何讓於大膳。而中途而歿。其恨可知矣。雖然。其子代成之。天之厚於善人。蓋不誣也。

岡田后得曰。忠倚器度凝重。風節峻整。有古大臣之遺風。縛偽公卿一段。驚絕快絕。

村山拙軒曰。捕縛偽公卿下之獄。明識勇斷。如雋不疑。唯此一事。足以傳焉。况其於國事。匪躬盡力。機宜得當。然不得遂其志。竟為讒者所中。尋罹疾。亦可哀也。而臨死之一言。激其二子。得全宗社。則亦忠倚之功。誰謂天道無報耶。

箕作阮甫吳黃石傳

箕作阮甫者。舊津山藩醫員也。名虔儒。阮甫其字。以字行。一字庠西。號紫川。其先出自近江佐々木氏。世住于湖東箕作邑。因以氏焉。父曰丈葦。始以軒耆術仕津山藩。阮甫幼失父。其母賢。教育之甚嚴。勉學。過絕等輩。既長。遊京師。研究醫學。文政五年。為侍醫。從侯駕抵江戶。是時同僚宇田川玄真。主張西洋醫學。稍々行于世。阮甫悅其說。學之。天保十年。幕府命魏譯蘭書于天文臺。賜銀十錠。後加賜俸五口。嘉永六年。魯國節使來長崎。幕府遣筒井肥前守川路左衛

后得曰班
儒後為得
宜今則黑
白倒置

洞齋曰特
著書以為
女嫁資其
清素可知
矣宜哉配
佳塔

尉應接之。阮甫為其譯官隨行。明年幕吏又訂條約于下田港。阮甫又參其議。幕府賞與銀若干。安政二年九月將軍賜謁。明年建蕃書調所。拜其教授職。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兩。文久二年遂為幕臣。班于儒官。次西洋學者列士籍。是為嚆矢。明年六月十七日。以疾歿。年六十有五。無男。有三女。先是養門人佐々木省吾。以季女配之。先歿。又養友人菊池氏之子秋坪。以次女配之。為嗣。長女嫁安藝吳黄石。初阮甫家貧。無嫁資。乃譯騰登滿氏書名曰泰西名醫彙講。粥之。纔能辨其奩具。行婚儀。云為人穎敏而正直。平生孜孜勉學。極惜光陰。然亦吟嘯花月。風流自喜。其疾革也。操筆題詩云。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鈎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其勉學苦心可想。所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知生鏡原等若干卷。又奉命所著。有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攷。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絃通誌。八絃勝覽。諸編數百卷。

后得曰洋
學者而有
此作是今
洋學者之
所以不及

吳黄石。名貞胤。號卧熊山人。黄石其字。以字行。安藝國吳浦人。年十七喪父母。山田氏賢仕。淺野侯以給學資。黄石發憤誓欲興家。從惠美三白學。軒耆術。三

后得曰不
屑刀圭識
見超然
洞齋曰反
對而二家
之意象見
何等筆力

白者關西名醫也。黃石為其門高足。既而淺野侯召為支藩近江侯侍醫。俸祿甚薄。天保甲午母歿。黃石哭而慟。當是時。西洋醫術漸行。黃石請君侯東遊江戶。從伊東玄朴學。資不給。夜卧無被。苦學有年。淺野侯憐之。給俸十口。居青山邸。時有箕作阮甫者。學識在玄朴上。不屑刀圭。專講究海外地理歷史。玄朴術益行。而家益富。阮甫學彌精。而家彌貧。恒泰然曰。使西人知日本有箕作氏。則足矣。豈患一身之窮哉。黃石聞之曰。是豪傑也。真不愧古人。吾意亦如此。乃入其門。修西學。日進。阮甫推重。遂以其長女嫁之。

后得曰吾
邦置軍醫
官以是為
嚆矢

曰吾獲佳婿。黃石醫業漸行。淺野侯賜祿三十石。文久三年正月。奉藩命歸國。無何。幕府召為步兵屯所醫官。給俸十五口。元治元年水戶之亂。幕府命田沼玄蕃率兵征之。黃石為其軍醫。事平。賞其功。賜白銀五拾枚。慶應元年。幕府起征長之師。黃石又為其軍醫。後將軍薨。師東歸。幕府欲臣黃石。淺野侯以國無良醫辭之。及侯就國。黃石從而歸。建議創置病院及醫學校。為其教授。五年大政復古。海內一變。黃石語家人曰。今而不東。將失時機。急理行裝。時屬除夜。家人止之。不聽。而發。寓江戶麴町。既而奉藩命徙于蛸

后得曰世
之洋學生
徒往々忘
及哺之恩
宜猛省乎
此文馬

穀坊無何告老棲遲乎赤坂。罹中風。明治十二年已
卯歿于礫川僑居。年六十有九。黃石幼時從阪井虎
山學。善詩。巧書。性至孝。能守母訓。成業為人。隆準巨
眼。鬚髯鬢。蔽其胸。人一見。知其為偉人。云。所著有
精勤堂方符。梅花亭隨筆。梅花亭詩餘等。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阮甫。黃石之二母。皆能教子。可謂不愧孟
母矣。而二子亦能發憤成家。亦有足多者。故併傳之。
余識箕作某。今為大官。豈阮甫之子孫耶。黃石之子
文聰。才辯可愛。次子秀三。有文才。嘗質業於余。蓋皆
出乎其先人積善之餘慶云。

劉子貞曰。阮甫黃石皆抵於成。固半由母教。然亦
自能發憤有為也。

豐島洞齋曰。阮甫黃石皆英特人也。謂之我邦洋
學嚆矢亦可矣。要之二子亦彼長英華山之派。亞
也。而彼敗而此成者。無他。彼失時。此得時。命之有
遇不遇而已。我儒學亦有顯晦。作者立之傳。豈莫
意乎。

岡田后得曰。二子皆以漢學之力。讀洋籍。故能慷
慨賦詩著書。今之洋學者。力排斥漢籍。吾不知其
何心也。噫。

高松保郎傳

庚寅春友人巖谷誠卿訪余於俎橋青天白日樓曰子連作近世偉人傳吾所識高松保郎真奇人當入子著書中者也因為說其事

高松保郎名義智保郎其通稱江戸人為德川氏之用達々々猶謂供進貨物也蓋其人有使骨長乎經濟矣某藩有其者豪傑之士也保郎與之為婚姻締父子之誼其義父一日觸藩侯之怒百方陳謝弗宥保郎乃自引刀以斷其臂持以代謝藩侯怒始解宥之其將斷臂也豫囑治於岡某々難之曰子發狂邪

后得曰一篇骨子

世有自引決者未有自斷其臂請治者也譬猶言予將放火於家請君滅之其孰肯之保郎曰否不然曰然則子為名歟為仁歟抑為義歟保郎曰僕聞之於師曰不敢毀傷豈敢為名破教乎又聞殺身成仁則高矣遠矣僕不敏曷企及乎僕第欲以是救義父之急難焉耳某曰然則義也非狂也竟肯之余聞而壯之作歌曰一士嘗遭藩侯怒日夜恐懼失所措苟非屠腹以自明激怒恐竟不解悟何物奇男救其急白刃斷臂血流濕自提斷臂代謝罪義氣凜然鬼神泣藩侯爽然乃解顏士人免罪心始安想見闔家感

感色忽作欣々滿堂歡救之者誰高松生世上藉々
義俠名斷臂于今漬醇酒傳之子孫示至誠君不見
唐時南霽雲脫圍鞭馬乞援軍賀蘭不肯雲憤慨空
斷一指不奏勳又不見五代李氏烈夫死千里負遺
骨為人牽臂輒斷之與汚其身寧自潔吁嗟乎高松
生之所為不讓二人義俠烈々足千春我為作歌砭
頰俗世人聞之氣始振保郎獲之大悅屢來謝其人
容貌温和年五十左右今建愛生館於駿河臺賣藥
自給貧者不取其價嘗刊其所著民間治療法衛生
心得各五十萬部頒布海內獻一本於 皇后陛下

世傳人傳
義俠名斷臂
唐時南霽雲
斷一指不奏勳
骨為人牽臂輒斷之
生之所為不讓二人
頰俗世人聞之氣始振
容貌温和年五十左右
自給貧者不取其價
心得各五十萬部
獻一本於 皇后陛下

后得曰好
經濟
又曰韻語

賜物賞之自去冬至今春時疫流行人多死保郎又
施良藥多救之曰此廢人之經濟也
善諷子曰余既與保郎交歲餘知誠卿之言不虛又
多其居善藥似柳氏所傳宋清且知非改其節之人
也故不俟其蓋棺特立之傳

陳衡山曰一歌用典確切筆亦雄健斷臂翁獲此
足千古矣

劉子貞曰保郎與余交善故知之甚詳其為人温
和可親常存愛生之志不獨毀身救其義父一端
可傳也

世傳人傳
義俠名斷臂
唐時南霽雲
斷一指不奏勳
骨為人牽臂輒斷之
生之所為不讓二人
頰俗世人聞之氣始振
容貌温和年五十左右
自給貧者不取其價
心得各五十萬部
獻一本於 皇后陛下

豐島洞齋曰。斷臂救人之急。固至難也。不為其至難。則不能見其誠意。以救人之急也。雖保郎所為。過甚。而捨軀救義父之死。其俠骨義心。真可嘉矣。及身已廢。又施良藥治人。其功用又多。廢人不終為廢人也。

岡田后得曰。保郎賣藥。其價太廉。且若貧者。不收其價。可謂仁術矣。余觀今之稱太醫者。曰診察料若干圓。曰水藥若干錢。曰粉藥若干錢。曰丸藥若干錢。曰膏藥若干錢。皆照券苛收其價。是醫其名。而商其行者也。何仁術之有。噫。

孝子某傳

文久年間。余住于麴坊三間屋。名街。與山王社相距一牛鳴地耳。與其祝觀林院大僧正交善。僧正為余說孝子某事甚詳。故為之傳。惜哉。軼其姓名。

孝子某。舊幕府旗下士某長子也。幼而穎敏好學。年十七。粗通左國史漢。精力過人。事父母至孝。未嘗違父母意。年踰弱冠。咳嗽歐血。父母甚憂之。禁其讀書。使醫療之。醫云此肺勞也。難治。父母益憂之。更迎大醫療。養莫所不至。家道為之傾。孝子憂之一日。熟慮嘆曰。死生有命。庸醫何知。且余元武弁也。若生于戰

后得曰。蓋姓名為其人。諱恐非。

劉子貞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能孝者乃

能發此忠
言
董村曰當
今青年患
咯血者甚
多此言真
為對症之
良劑

國之時鮮血淋漓。君馬前固其分也。而今生于升平之世。安坐讀書。氣血澁滯。飲食不消。志氣鬱閉。故致疾焉。耳記華佗傳有言曰。人體欲勞動。譬如戶樞之不朽。夫華佗神醫也。而其言如此。乃謂父母曰。兒久飲藥。頃特覺胸膈不快。飲食不進。請暫休藥。唯禱神耳。父母素信神佛。喜而許之。孝子乃日扶杖詣麴坊南山王祠。孝子家在番街。距祠數十町。始詣時。喉喘息迫。欲倒者數矣。且憩且行。其後覺日安。一日氣力稍旺。飲食漸進。僧正異其日詣。問曰。郎君有何所願。而日謁神祠也。孝子曰。余性善病。為父母累。故禱

劉子貞曰
孝子之言
董村曰僧
正難得
又曰貴權
亦難得

死耳。僧正色然曰。惡。郎君何其過也。昔者平重盛禱死。識者非之。夫父母唯其疾之憂。而郎君禱死。何其不思之甚也。孝子曰。不然。吾家祿薄。而吾疾日進。藥餌之費不貲。則父母奉養不給。遂陷凍餓矣。此吾之所以禱。不速愈。寧速死也。僧正惻然曰。我為郎君。三七日凝精誠。以禱疾。全愈。善自愛。孝子感泣而去。後僧正語之一貴權。々々大憫其志。而推薦其父就職。增加其祿。孝子疾日快。不用杖。佩長刀。著高屐。能上下山。王山者有年云。

善諷子曰。甚矣哉。行藥之勝庸醫之藥也。况孝子僧

正之至誠感明神也亦無疑世之驕奢安逸子弟可
以鑒焉噫

島田薑村曰至誠感神况於人乎孝子一祈死而
疾癒祿增無他精誠之所感格也中間若生戰國
一段尤寫得如生

劉子貞曰孝能格天誠哉是言

岡田后得曰不藥得中醫况行藥之勝庸醫之藥
不也的矣也孝子曰不藥得中醫况行藥之勝庸醫之藥
不也的矣也孝子曰不藥得中醫况行藥之勝庸醫之藥
不也的矣也孝子曰不藥得中醫况行藥之勝庸醫之藥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跋

裕賦性薄弱善病去冬咯血連旬纔免乎鬼錄因私
嘆不可復希偉績鴻業如古人然其志則未嘗挫折
也明治丁丑之歲家嚴初作偉人傳裕讀蒲生君平
平山行藏諸子傳奮然自誓曰男兒生此世豈可飽
食煖衣以了一生哉若不能立偉績鴻業以裨益於
此世亦當如君平行藏二子著不朽之書以藏名山
石室也其後偉人傳逐次刻成既至九編每一編出
讀之感激彌深矣今茲辛卯第十編刻成因又喟然
嘆曰自明治丁丑至于今閱歲既已十有五年而身

聚亭曰庚寅冬裕詰一時歐血裕幸瘡詰至于今茲辛卯未差時々咯血就療大學病院轉劇乃還家療養羸瘦如腊然志氣猶依然讀蠅頭雙行之書而不休

又曰詰前
年作此詩
乞正會清
人吟梅黃
史至見之
操筆圈且
評曰志氣
不凡韓
家雛鳳也
淵源有自
不愧象賢
不改一字

未免為吳下阿蒙也。若如此更歷十年二十年。則半
生空過。宿志蹉跎。其奈之何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雖不能及。願學之。男 重裕謹跋
詰年十八九。讀偉人傳。慨然自奮。曰。必取功名。以報
罔極之恩。乃日夜苦學。咏志曰。何憂伯樂世間稀。傑
士從來惹俗嗤。燕雀安知鴻鵠志。看吾異日業成時。
辛卯秋。家嚴又作偉人傳第十編。命詰跋。嗚呼。詰一
卧經歲。且夕將入黃泉。而宿志不成。遺憾曷極。乃書
此詩於卷尾。以代跋。男 重裕謹題

此詩於卷尾以代跋

010190530405

48-13358

